

李羽倩 回饋客家鄉土捨我其誰

2014-04-02 張繼云

8+1



爽朗的笑聲加上誇張的動作，生動的表情不時地擠眉弄眼，這個臉上總是漾著大大溫暖笑容的女孩，是台大國際企業系的大一新鮮人李羽倩。若漫步在有著花團錦簇的環境、古色古香建築物的台大校園裡，可千萬別驚訝聽到她突如其來的高亢笑聲：「我真的是客家人啦！在上幼稚園大班前我只會說客家話耶！」言談中國語夾雜著流利的閩南語，令人直覺上認為她是閩南人，其實李羽倩可是個有著傳統客家家族的新生代客家人。由於父母都在台中工作，因此小時候住在台中縣新社鄉由奶奶照顧。一條街道兩旁散落著住家全是客家人，與彼此熟識的鄰居們形成一個小村落。不同於一般住在都市的年輕客家人，從小與鄰居阿婆、阿叔公講客家話的李羽倩客語相當流暢，對客家也充滿情感。



「我是依賴笑聲活下去的人。」李羽倩就是一個這樣樂觀開朗的女孩。(攝影/張繼云)

家族產業 種蕉養鹿賣鹿茸

新社鄰近南投國姓鄉這一帶幾乎都是客家人，住在這裡的人至少都會三種語言：國語、閩南語、客語，老一輩甚至還會說日語。但儘管客家人居多，在這兒不會說閩南話還是很難做生意。聊到家族產業時的李羽倩，眼中難掩興奮：「我們家以前種稻米，現在是香蕉，我們還養鹿、賣鹿茸！」李羽倩的祖先由大陸梅縣遷徙來台灣，由於窮困無法跟閩南人競爭，客家人往往住在山區，以傳統產業維持家計。依照產季持續種植的香蕉其實利潤很低，因為一整區的住家們農作物同質性太高，若是再遇到颱風影響收成，農家幾乎無法從中獲取利潤。產季在春季的鹿茸在此區是主要商品，砍鹿角、收集鹿血不只是大人的工作，有時候假日回新社，李羽倩都會幫忙分擔重活，工作內容也包含餵養鹿群和清理排泄物。難道不會太辛苦嗎？這個大女孩掛著笑容搖頭。

傳統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是節儉近於小氣的地步，李羽倩不這麼認為，「我們是對自己小氣，對朋友則是好客。」由於做鹿茸生意，家裡認識的朋友眾多，每每有客人來，必會準備茶、檳榔請客，而不同的節慶，招待的食物也會不同。為慶祝鹿茸賣完，他們會自己做糰粿（客家麻糬）請鄰居與顧客吃；用精米加上糖和熱水搓揉而成的甜粿，和加了客家小炒配料的鹹粿是過年做來分送親朋好友的必備美食；另外也常推出自家釀酒並宴請朋友，再再打破一般人對客家人小氣的迷思。



環境使然 重男輕女能體諒

儘管在客家觀念薰陶下成長，李羽倩的家族背景並不全然是客家。父親一方是傳統客家家庭，母親則有雙重背景。外公是民國三十九年隨政府撤退來台的外省人，外婆則是閩南人。父母迥然不同的背景讓外公大力反對，怕女兒嫁給客家人會吃很多苦。「我媽以前也說過不要嫁給客家人。」李羽倩笑著表示。客家傳統對女人要求很多，她聽媽媽說剛嫁來時，要習慣客家農村和觀念的差異很辛苦，而客家話更是重頭學起。由於父親是長子，奶奶一般會較疼愛二兒子，家中的重擔便落在父親的肩上。母親也被期望生出兒子，因此身為長女的李羽倩成長過程中非常能體會客家重男輕女的觀念。在奶奶家裡，女人的衣物不能晾在男人看得到的地方，有些祭祀神明的物品女人也不能碰。家事男人是絕對不做的，有一次奶奶看見弟弟在洗碗，便說：「家裡的女生這麼多，怎麼讓他洗。」「客家女人要盡女人的本分，也要會做男人的工作。」女人們要一起種田、養鹿，回到家庭便開始煮飯、做家事，卸下工作的男人們則在一旁喝酒聊天。李羽倩笑著補充說，在台中的家裡父母會比較傾向男女平等，所以她會叫弟弟一起來幫忙做家事。雖然父母的成長背景差距相當大，同時有客家、外省及閩南身分的李羽倩並沒有感受到太多的認同衝突，因為童年時期的新社農村生活，客家記憶已根深蒂固地植基於她的心裡。



新社的奶奶(左)拉扯李羽倩長大，培養她客家傳統精神與美德(提供/李羽倩)

客家真省 一個錢打十個結

說到閩客之間或外省與客家的差別，李羽倩表示三者文化、生活方式上有相當的差異。「客家人是一個錢打十個結來用，真的很省啦！」她也回憶起外公總是把衛生紙撕成兩張使用。家庭氣氛也不一樣，她覺得外省人比較直接，說話有時不太客氣。而客家人保守、含蓄，長幼倫理觀念濃厚，對長輩絕對畢恭畢敬。飲食方面，李羽倩認為客家人較貧窮，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一定要物盡其用。從小便學習煮飯、洗衣、做糰的她，對客家菜偏鹹、偏油有很大的體會。為了儲存食物，客家人做很多醃漬品，口味自然重了些，這點和閩南及外省菜館有較大的差別。

成長的環境塑造出李羽倩濃厚的客家意識。因為對家鄉有深厚的感情，年紀尚輕的她已思考未來工作與客家的關聯性，希望自己能回饋鄉土，對村落提供實質上的幫助。「客家人真的比較弱勢，我希望有能力，為我的家鄉做些什麼。」認真的眼神加上堅定的口吻，她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。

潛移默化比觀光活動有意義

現今台灣社會有深厚客家背景的年輕客家人不多，中生代的客家人也傾向帶孩子離開傳統農村，往都市尋求更好的生活。諸多對客家傳承不利的現況令人不禁擔心文化傳遞因此出現斷層。秉持對客家的濃烈情感，當談及保存客家文化的方法時，李羽倩難得嚴肅、認真了起來：「我想加入學校裡的客家文化研究社，並鼓勵客家朋友回歸、傳承客家文化。」李羽倩表示，年輕的一代應該去訪問長老，將古老年代的故事傳承、留下紀錄，畢竟傳統的客家特質若不由年輕人守住，文化薪火不就在這一代熄滅了嗎？她認為：「客家話真的很美，會說客家話才是客家人！」弟弟住在台中的時間較多，客語也較不流利，因此她強調客家話的保存需要有環境的配合。政府對客家文化的保存做的也不夠，像是太過刻意宣傳客家文化的活動，往往流於觀光和金錢交易。觀光客的走馬看花和買客家農產並不是實質傳承客家文化的方法，甚至可能讓人誤解。例如認為油桐花一直以來是客家象徵、客家人都穿藍衫等。

「我驕傲自己的客家身分！我爸爸也是。」李羽倩覺得客家人真的很樸直、熱情，在別的地方聽到客語會覺得親切，就算不認識也會特別照顧。對於很多同年齡的客家人不會說客家話，她相當擔心語言會失傳，且認為現在講的腔調已經不純正了，若是年輕人自己都不在意，文化一定會消失！「為什麼學校推行的鄉土教學，普遍教小朋友閩南語？我是客家人，應該學客家話啊！」李羽倩一直有這樣的質疑。是不是客家人在政府裡也是少數，所以有些政策，沒辦法貫徹保存

